

短篇經典文庫

林白著

# 林白

## 六短篇

海豚出版社



短篇經典文庫

# 林白

## 六短篇

林白 著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林白六短篇 / 林白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4.6  
(短篇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110-2085-7

I. ①林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14181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策 划: 林建法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郝付云 张 镛
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责任印制: 于浩杰 王瑞松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
开 本: 32 开 (680毫米×950毫米)

印 张: 4.75

字 数: 57 千

印 数: 1-6000

版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2085-7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I   | 二皮杀猪  |
| 10  | 狐狸十三段 |
| 48  | 去往银角  |
| 81  | 红艳见闻录 |
| 109 | 豆瓣，你好 |
| 134 | 大声哭泣  |

## 二皮杀猪

我二皮叔认为，杀一头猪就是给它天大的幸福，不是让它死，而是给它放生，放一条生路让它投胎做人。这样的道理大家都明白，但我二皮叔最明白。

所以杀猪叫福猪，杀猪刀叫放生刀。

所有的猪哼哼唧唧的，在我二皮叔的眼里它们都是人，二皮叔能看到它们风情万种扭扭捏捏，他做梦都梦到所有的猪都半猪半人，所有的人又都半人半猪，所以人人都喜欢他，所有的女人都愿意跟他睡，不愿意跟支书睡。在猪的世界里，我二皮叔是一个说不二一的帝王，有后宫三千，嫔妃七十二。当然，变成了肉猪的母猪都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母猪了，母猪小时候叫草猪，公猪小

时候叫仔猪，草猪和仔猪到一定的时候都要阉掉，让它们只长肉，不配种。用二皮叔的话说，这种肉猪的猪逼没什么用途。

二皮叔最喜欢杀变成了肉猪的母猪。他认为这头母肉猪在被杀的过程中跟他一样感到莫大的幸福。

尖尖的放生刀、长长的刮毛刀、重重的砍刀，多么明亮，多么灿烂，就像太阳一样，它们的光芒聚集在二皮叔的眼睛里，使他在猪的眼里更加目光炯炯，而晃钩在空中摇来荡去，如果有一只猪抬头看天，就会看到这只晃钩和蓝天白云在一起，或者和星星月亮在一起（杀猪经常是在早上五点多），这样的情景会使猪忽略它的凶险性吗？

猪又看见了洗脸盆，红的蓝的花的，里面有半盆水，人在里面放了一点白色的粉末（有的猪不认识盐），用棍子搅了搅，一种咸咸的水腥味就升了起来，而二皮叔的尖刀划破水面，发出嘹亮的啸声，带着无边的今生前世的寂静，以及前世今生的喧哗，一步

步紧逼而至，一头猪，如果不死到临头是绝对听不到这番旷世的声音的，人也不能。死就是这样一个深渊，穿过深渊由猪变成人，或者穿过深渊由人变成猪。

深渊的形状就是一把刀的形状。

在深渊的门口，是我二皮叔的手，他的手小而多肉，又软又滑腻，猪是多么喜欢这样的手啊！猪屁股也喜欢，猪奶子也喜欢，猪颈也喜欢，但猪颈喜欢的方式有所不同，它的喜欢是一种颤抖。

猪颈预先感到了凉意，所有的刀的凉意都传到了猪颈上，水的凉意和晃钩的凉意，凉意的立方就是冰，冰在猪的颈窝跳动，像火一样灼热，它烧红了颈窝的那一小片皮，皮在跳，深渊就在眼前。

四五个人来了，他们围着猪，他们的手是大手，按着四只脚，按着头，二皮叔的放生刀像闪电一样一刀扎进猪颈窝，深准狠快，热血像惊雷喷涌，染红了猪的天空，猪的落日无比辉煌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落霞与

孤鹜齐飞（这句诗是我们村的读书人说的，我们村有一个人读过高中，很有学问，不过现在他因肺病已经死掉了），一只猪，就要从黄昏沉入它的黑夜了。它喷出的猪血，被准确地接在脸盆里，脸盆里的盐水使血平静下来，变成一种红色的豆腐。

如果不是二皮叔动手给猪放生，猪就会不听话，猪想，这是一个什么人啊，也配杀我，一个生手，杀也杀得不到地方，猪在刀子拔出之后，就会把脖子一扭，刀口对准那个半生不熟的杀猪人，把脖子上的血像男人尿尿似的尿到他的身上，这下这人就完了，活不了多久就会死，死了变成猪。

有一只猪，特别捣蛋，刀子刺进颈窝里拔不出来了，它带着刀跳上了房顶，把屎和尿全都拉在这家人房顶的瓦上，然后再从房顶漏进人家的床上。当然这种事不可能出在我二皮叔的身上。

说到屎和尿，我打算提醒二皮叔制造一种杀猪的机器，这种机器一共只需要四个机

关，连接一把刀和三个孔道，一个孔接血，其余两个分别接屎和尿，中间是一个大圆洞，刚好用来把猪夹在中间。这种机器的外形是这样的：一眼看上去是一只大水缸，但这只水缸不是泥烧的而是木头的，它的下面伸出三只木桶，像是长了三条大粗腿，上方斜着一根细长的木棍，木棍上连着轴，轴的顶端安了一把尖刀，整个形状其丑无比，我不知道它到底像什么。

我知道像我二皮叔这样的高手，杀猪的机器是一个笑话。屎和尿和血，都不可能溅到二皮叔的身上，而是分别淌在它们应该淌的地方。一边的大灶在烧水，一只特别大的锅，蒸汽像乌云滚滚而来，猪的血快要流尽了，如果这时候它睁开临终的眼，看一看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面，它就会看到红光正在散尽，乌云遮蔽了落日，但这乌云跟以前的乌云有一点不同，它热烘烘的，而且有一股腥骚味。

腥骚之中又夹着稻草的气味，稻草铺在地上，猪感到它的四肢重新又被抬了起来，它以为它就要升天了，它正要出尽最后一口长气，却不料，噼的一下，四肢一松，它感到自己的背重重地落到了地上，这时它已经到了弥留之际，在它最后的意识里以为自己业已转世，成为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，四肢张开，躺在村支书的大床上，支书的烟草味正在向它靠近。

但事实的真相却不是这样，烟草味实际上是稻草味，没有村支书，人用稻草垫着已经断气的猪，就要给猪刮毛了！

一门大灶在燃烧，  
一片蒸汽遮住了天，  
一只水壶高高举，  
一头肥猪要刮毛。

吱啦一下，猪感到自己的屁股上落下了一只软塌塌的火球，像油一样沾在了自己的皮肤上，一种又锋利又冰凉坚硬如水的东西掠过它的屁股，好像一阵凉风，又像一片热

水。猪好生奇怪，它想，难道支书的武器改变了？难道他要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？难道自己跟不上现在的时代了？猪决定改变自己的习惯，努力跟上这种刀刮一样的节奏。它一迎一合，并且发出了哼哼的声音。

一共烧了两大锅水，烫了十几二十壶，烫一处刮一处，花了半个多小时，一头猪全身的毛就刮光了。

猪光溜溜地躺在那里，二皮叔说，这可像了一个脱光了衣服的胖娘儿们。猪听见了这句话的后半截，一个脱光了衣服的胖娘儿们，它心中一喜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转世成功，裹在一阵凉风和热水里，跃上葱茏三百旋，看环球如此凉热（猪的前世背了很多语录和诗词，转世之后也没忘个干净），它的前世特别瘦，它的情敌比较丰满，没想到，这么快就如愿以偿，当上了胖娘儿们，肉感、性感、丰腴、风流等形容词像煮熟的土豆一样，香喷喷的落到了猪的喉咙里，猪又激动又忸怩，想到这一世将要乳房高耸，屁

股突出，它就有说不出的高兴，想一想上一世的干瘦和扁平吧，上帝真是太公平了。它没想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骨感时代，必须瘦得能看见排骨才有人说你性感。

猪正想睁开眼睛看看自己作为一个新人的胸脯，突然哗啦一下，一大盆凉水泼在了猪的身上，猪全身上下滴着水，白花花地被挂在了晃钩上。说时迟，那里快，我二皮叔手拿一把三角形的利刃，在猪屁股处一闪，手到肉落，猪尾巴和大肠头就不见了。

二皮叔单手翻转猪身，扶住背部，从头到尾轻轻一划，猪背开出了一道浅线，雪白的皮上一道粉红，有一种时髦的装饰感，既像时装，又像文身。我二皮叔又把猪身翻到正面，在两排奶子之间轻轻一划，叭嗒一下，整只猪全开了。

猪感到骤然的轻松和失重，灵魂出窍，有一种久违了的快感高潮。在高潮之中我二皮叔拿一把砍刀在猪骨猪肉猪内脏中游弋，就像一片树叶在水中游动，他的手忽高

忽低，忽里忽外，刀光在猪的身体里闪动，像一尾骚性十足的鲢鱼。二皮叔不见了，只剩下一只手，手也不见了，只剩下一把刀在自动跳跃，猪也不见了，猪成了一堆皮肉和一堆内脏，心是鲜红的，肝是暗红的，猪腰子、猪肚、猪大肠，一一翻出来，要用温水洗肠子，翻过来倒过去，先倒小肠，再倒大肠，猪油贴在肚皮上，掀开就是了，割断猪头，叫猪首，割断舌头，叫赚头（舌头，谐音蚀，蚀头不吉利，故称赚头，南方粤语地区则把猪舌叫猪利，同理。——林注）。

猪首破开两半，就变成了猪头肉。我们村爱吃猪头肉的是两个老头，于是，这只猪头的两半边就分别拎在了这两个老头的手上。一头猪，一头空怀壮志的猪，一头发誓要用来的姿色迷倒公社书记（现在叫乡长）的猪，就这样变成了一堆猪肉和骨头。

## 狐狸十三段

\*

听说狐狸吃老鼠，想到它又是从下水道上来的，真不知怎样对它才好。

忽然它说：我不吃老鼠，我喝粥。我问：花生红枣粥吃吗？它点头。这样我就放下心来了。花生红枣粥是我每天的中午饭，我不喜欢炒菜，主要是怕油烟。听说花生富含维生素E，而红枣则是维C之王，合起来一起煮粥，自然比维生素EC合剂美妙。试着煮了一次，很不错，还省事，从此我就很少用鸡蛋西红柿下面条了。

我洗干净电饭锅，抓了一小把花生，十几颗红枣，米也比平常多放了一点。此外还有咸萝卜干和榨菜，取出其中的一样就行了。

狐狸到底比人好打发。

没等我把盛好的粥放到阳台上，狐狸就自己坐到了桌子前，我只好跟它面对面吃饭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用筷子，它不用。本以为狐狸不用吃菜，光喝粥就可以，犹豫着分给它一点青菜，看它吃得也很舒服。此后几天，我吃生黄瓜，生西红柿，它也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。

饮食趣味如此接近，狐狸大概是雌性的。

\*

其实我跟狐狸没有任何瓜葛，在动物中，我比较欣赏狮子，特别是那种超现实的狮子。在晴朗的夜晚，身披月华，目光炯炯飞翔在天空中的狮子，我曾经在梦里看到过。

但我从未梦见过狐狸。

要说我跟狐狸仅有的一点联系，想来想去，也就是剪纸。

那年我接受了一项考察黄河的计划，一家出版社给我一笔可观的旅费，考察内容随我自定，到时写出一部书即可交差。就是那次考

察，我碰到了山东农村一个姓吕的老太太。

老太太有九十多岁了，是个神秘的剪纸大师，她的几个徒弟都上了中央电视台，一个在法国得了奖，一个在德国得了奖。老太太平日身体不好，脾气也古怪，外面来的人也渐渐不太找她。所以大多数人认为这个古怪的老太太早就死掉了。

这些都是事后听人说的。

我碰到她完全是凑巧，事前既没有查县志，也没找当地人当向导。那次我到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子转悠，那里的房子盖在一种人工的高台上，十分奇怪。当地人称这种高台为“避水连台”，是用土筑一个与黄河大坝齐高的连台，所有的房子都盖在台子上，洪水一来，“避水连台”就相当于农民们的诺亚方舟或航空母舰生活区。在连台上，房子都连着盖在一起，但也有一两个像棚子一样的低矮屋子，跟众人不在一处。

我从一家刚生了孩子的人家里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看见老太太在不远处的棚屋晒太阳。

她坐在阳光下晒她的手，两只手在膝盖上摊着，头发像隔年的稻草，又干又白，却编着辫子。这么苍老的头发而能编成辫子，简直是奇观。

说什么好像她都听不见。我手里拿着两袋方便面，一次比一次大声地告诉她，用开水泡了就能吃。屋子里只有一张床，蚊帐是黑的，席子下面露着麦秸秆，没有凳子，有一只麦秸编的坐墩。老太太自言自语地说：我快死了，死了我就不剪纸了。我站着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她又说：我的鼻子灵着呢，你是个好闺女我知道。然后她就摸到床边，把手探到席子底下，摸索起来。

她的手从席子底下出来的时候，带出了一张红色的纸，是一种罕见的火焰的红色。火焰在她的手上跳荡，轻盈、柔韧，她的另一只手举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把剪刀，形状普通，但色泽阴沉，看上去有一点诡异。

两只手瘦得只有几根光秃的骨头，连皮都没有包上，鬼的手大概就是这样的。这